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Distr.: General  
18 January 201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禁止酷刑委员会

第 428/2010 号来文

委员会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5 日举行的第四十七届会议上  
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Alexey Kalinichenko (由律师 Anton Guilio Lana 和 Andrea Saccuci 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摩洛哥
申诉日期:	2010 年 8 月 12 日(首次提交)
本决定通过日期:	2011 年 11 月 25 日
事由:	将申诉人引渡回俄罗斯联邦
实质性问题:	返回原籍国遭受酷刑的危险
程序性问题:	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公约》条款:	第 3 条、第 22 条第 5 款(b)项

## 附件

###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第四十七届会议)

作出的关于

#### 第 428/2010 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Alexey Kalinichenko (由律师 Anton Giulio Lana 和 Andrea Saccuci 代理)

据称受害人: :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摩洛哥

申诉日期: 2010 年 8 月 12 日(首次提交)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7 条设立的禁止酷刑委员会,

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由 Anton Giulio Lana 和 Andrea Saccuci 代表 Alexey Kalinichenko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 提交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第 428/2010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申诉人及其律师和缔约国提交的所有资料,

通过以下:

#### 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作出的决定:

1.1 2010 年 8 月 12 日来文的申诉人是 Alexey Kalinichenko, 俄罗斯国民, 生于 1979 年 7 月 13 日。他称, 摩洛哥<sup>1</sup> 将他引渡回俄罗斯联邦, 将违反《公约》第 3 条。他由律师 Anton Giulio Lana 和 Andrea Saccuci 代理。

1.2 根据议事规则(CAT/C/3/Rev.5)第 114 条(原第 108 条), 委员会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来文期间不要将申诉人引渡回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先后在 2010 年 10 月 20 日、2011 年 1 月 4 日和 2011 年 5 月 11 日, 重新要采取临时措施。

---

<sup>1</sup> 2006 年 10 月 19 日, 摩洛哥承认禁止酷刑委员会有权受理根据《公约》第 22 条提交的个人申诉。

1.3 2011年1月4日，新申诉和临时措施报告员代表委员会决定，将来文可否受理问题和案情一并审议。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5条(原第109条)第9款，委员会请缔约国详细说明：在本案具体情况下，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的规定，为据称受害人提供了何种有效补救措施。

1.4 2011年5月15日，律师通知委员会说，申诉人已经于2011年5月14日被引渡回俄罗斯联邦。2011年6月11日，缔约国确认了申诉人已经被引渡回俄罗斯联邦。

###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2002年，申诉人在俄罗斯联邦叶卡捷琳堡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担任金融顾问和分析师。2003年，由于交易额和客户大量增加，申诉人与当地三位著名企业家 Alexander Habarov、Alexander Varaksin (两人都是杜马议员)和 Andrei Shatov 建立了合作关系。从2003年到2005年，申诉人与当地银行 Bank24.Ru 开展了业务合作，而他的金融建议和管理极大地增加了银行的财务能力，在地区银行中名列前茅。作为他的服务报酬，如果达标，申诉人有权获得20%股本的“股票期权”。截至2004年，申诉人注意到银行的经济增长已经引起了当地有组织犯罪的兴趣。一个当地有组织犯罪团伙与银行董事会——申诉人不是董事——的两名董事勾结，设法控制了好几个当地公司，包括若干属于申诉人的合伙人的公司。这种收购是按照有组织犯罪团伙采用的传统模式进行的，即小股东被迫将股份转让给有组织犯罪团伙控制的公司，直到后者有了足够的财政实力控制目标公司。了解到这类犯罪行为后，申诉人通知了他的合伙人。申诉人的合伙人向当局报了案；然而，他们的投诉或者被驳回，或者从未得到调查。2004年12月，申诉人的合伙人 Habarov 先生以无证无据的指控被捕。据说他在狱中自杀。

2.2 2005年1月，申诉人担心如果有组织犯罪团伙知道他与三位合伙人的关系，他可能面临严重危险，因此搬到圣彼得堡。申诉人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一所贸易学校和一所慈善机构。为了履行控制股票期权协议，他与银行保持着联系。2006年4月，申诉人返回叶卡捷琳堡，打算进一步调查银行的金融交易，但发现银行已经控制了一个中小投资者公司 Global Gamin Expo，为当地有组织犯罪团伙的非法收购活动筹集现款，提供资金。申诉人试图逐步减少银行的投资量，以防止现款流入犯罪活动；然而参与有组织犯罪团伙的银行职员继续活动，挪用中小投资者的资金。申诉人通知了他的合伙人 Varaskin 先生。后者决定向法院报案，并说明了他与申诉人的真实关系。数周以后，申诉人收到了一封来自银行高级职员的警告信，称有组织犯罪团伙计划杀死他和他的合伙人 Varaskin 先生。申诉人决定向叶卡捷琳堡司法机构报案，并开办了一个网站，披露事实和文件。

2.3 2006年7月7日，申诉人以普通入境签证进入意大利。同时，他的犯罪举报停止了。2006年8月12日，在申诉人缺席的情况下并且未经他同意或签字，

他在 Bank24.Ru 股份被转让给一个不知名的收购者。<sup>2</sup> 2006 年 8 月 23 日，有人伪造了关于 Global Gamin Expo 公司股份的数据，将申诉人注册为 100%的所有人和唯一主管。之后，银行的执行官向警方报案，称申诉人侵吞 Global Gamin Expo 客户个人账户中的款项。<sup>3</sup> 警方开始调查，并以欺诈罪名申请了国际逮捕令，但没有提供任何具体说明或文件支持指控，比如说，申诉人用于转移 Global Gamin Expo 客户钱款的个人账户，或者对客户账户进行操作的时间和方式。

2.4 2007 年 7 月，申诉人的生意伙伴 Varaskin 先生到叶卡捷琳堡监狱向调查当局作证期间失踪。2008 年 8 月，申诉人的生意伙伴 Shatov 先生在一场汽车爆炸中未被炸死，但是在 2008 年 9 月被人用机枪射杀。

2.5 2008 年 6 月 4 日，申诉人在意大利被捕，依据的是 2007 年 2 月 27 日发出的国际逮捕令，指控他侵吞款项，受害人达 600 多人，侵吞款项总额达到 2 亿卢布。然而，在 2007 年 2 月 2 日另外一份拘押候审令中，申诉人仅被指控吞占 100 人的款项，总额为 7,000 万卢布。2008 年 6 月 6 日，佛罗伦萨上诉法院下令对申诉人还押拘留。2008 年 6 月 8 日，申诉人被释放软禁。2008 年 11 月 5 日和 2009 年 1 月 23 日，佛罗伦萨上诉法院请俄罗斯当局提供进一步的资料，说明欺诈指控的确切数额及其证据，以及在动用客户款项方面归究于申诉人的行为。2009 年 4 月 24 日，佛罗伦萨上诉法院裁定，引渡申诉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因为逮捕令或拘留待审令都没有充分说明申诉人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法院取消了对申诉人的一切限制措施。2009 年 10 月 27 日，最高法院否决了佛罗伦萨上诉法院的判决，认定引渡申诉人的条件已经得到满足，下令将申诉人还押拘留，以待司法部作出进一步的决定。最高法院认为，俄罗斯联邦提供的资料足以弥补关于指控数额和性质的矛盾。俄罗斯当局解释说，已经就损害 104 人的欺诈指控而提起刑事诉讼，并且调查部门依然认定申诉人涉嫌贪污现款，其他受害人达 2,000 多人。申诉人致信司法部长，说明了金融欺诈刑事诉讼的背景情况，以及担心被引渡回俄罗斯联邦将遭杀害或者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理由。

2.6 2009 年 10 月 13 日，在最高法院判决的 14 天前，申诉人前往摩洛哥，但于 2010 年 1 月 16 日在丹吉尔被捕并拘留，以引渡回俄罗斯联邦。2010 年 3 月 10 日，尽管没有双边或多边协定，但摩洛哥最高法院批准了引渡申诉人。申诉人被拘留，等待司法部长的最后决定，并尽管如此，却不享有任何有效的补救措施。他还担心他不能够及时被告知司法部长的决定。媒体上的消息称，缔约国愿意引渡他，并且正准备移交他。

<sup>2</sup> 提交人指出，根据俄罗斯法律制度，任何股份转让都需要两个立约人、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当地代理人和一个公证人在场。

<sup>3</sup> 提交人强调说，如果他实际贪污了 Global Gaming Expo 客户的钱，则在逻辑上没有理由作为该公司的唯一主管和持股人。

## 申诉

3.1 申诉人称，如果他被引渡到俄罗斯联邦，将面临受酷刑的真实危险，从而违反了《公约》第 3 条。他提到，委员会在关于俄罗斯联邦第四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说，关于执法人员，包括在警方拘留所的执法人员犯下酷刑的指称，数目众多且不断有人提出，并且特别是由于检察机关具有起诉和监督调查行为的双重职责，检察机关不够独立(CAT/C/RUS/CO/4, 第 9 和 12 段)。2003 年，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发现，它收到了数量令人担忧的关于警方人员实施人身虐待的指称。他还指出，调查人员完全了解虐待情况，但熟视无睹。申诉人指出，根据他的刑事案的具体背景，他的担心有充分理由，他相信如果被引渡回俄罗斯联邦，在俄罗斯当局的同意或默许下，他将在监狱内外遭受酷刑或甚至遇害。

3.2 申诉人还指出，他的三名生意伙伴向司法当局举报了有组织犯罪团伙收购他们公司的非法企图不久之后，就死亡或失踪，充分证明了他个人生命有危险。

3.3 申诉人还强调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驻拉巴特代表确认他的担心理由充分。该代表明确地说，如果申诉人被引渡回俄罗斯联邦，将面临着真实的酷刑危险，从而违反了第 3 条。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问题的意见

4.1 2010 年 9 月 24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可否受理问题的意见，指出申诉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解释说，根据回历 1414 年 3 月 22 日(1993 年 9 月 10 日)第 225 号诏令设立行政法庭的第 90-41 号法令，特别是法令第 9 条，摩洛哥立法机构授权最高法院行政庭受理申诉，否决首相滥用权力的机构和个人决定，做出一审和终审判决。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09 条(CAT/C/3/Rev.4)，缔约国请求委员会宣布申诉不可受理。

4.2 2010 年 1 月 17 日，根据俄罗斯当局发出的国际逮捕令，摩洛哥当局临时拘留了申诉人，罪名是严重诈欺和违反信托，侵吞大量款项。申诉人被带见丹吉尔一审法院皇家检察官，通知了他被捕的理由。俄罗斯当局根据互惠原则提出了正式引渡请求。根据摩洛哥法律，在没有协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互惠原则引渡犯人。

4.3 俄罗斯当局在引渡请求中称，Kalinichenko 先生在互联网上发布假声明，称自己是国际货币市场中的谈判好手，已经在外汇市场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向人数不定的一些人建议说，他可以为他们经管资金，帮他们赚取 80% 的利息。一些投资者将资金交给了他，但申诉人以欺诈、欺骗和违反信托的方式侵吞了这些资金。侵吞的资金大约 7 亿俄罗斯卢布，是这些行为的受害者付给他的总额。

4.4 引渡请求附有俄罗斯当局的一项谅解，即将根据国际法原则保障 Kalinichenko 先生在俄罗斯境内的辩护权，包括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另外，他们保证说，根据《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 3 条、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的公约及其相

关议定书，他将不会遭受酷刑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另外，当局承诺说，一旦完成初步搜查和调查，或者如果他被定罪，一旦服满刑期，他能够离开俄罗斯联邦。

4.5 在考虑了引渡请求，并听取了 Kalinichenko 先生的律师辩护之后，最高法院刑事庭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下达第 262/1 号判决，批准了引渡他。一旦完成司法引渡程序，摩洛哥政府可发布一个政令，授权将其引渡给俄罗斯当局。

4.6 缔约国指出，当 Kalinichenko 先生在丹吉尔一审法院皇家检察官面前和最高法院刑事庭出庭时，他或他的律师都没有说如果他被引渡给俄罗斯当局，可能将遭受酷刑、或者苛刻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缔约国指出，在政府发出引渡他的授权令之前，申诉人享有一切合乎法律和司法标准的待遇。摩洛哥当局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如果他被引渡则会遭受酷刑。将他引渡给本国当局的决定是在尊重法律和人权基本原则，即摩洛哥所批准协定的核心内容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摩洛哥当局不能接受申诉人反对将其引渡给俄罗斯当局的上诉。

#### 申诉人关于可否受理问题的评论

5.1 2010 年 11 月 22 日，申诉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问题的意见作出评论。申诉人进一步提供了他的案情事实。申诉人称，俄罗斯当局错误地指控他从事欺诈活动，诈骗和吞占 2 亿卢布(大约 650 万美元)，约有 600 名俄罗斯居民受害。他解释说，当 2006 年初获得银行的内部信息时，他发现钱失踪了，并且这些钱被用于控制他三位现已死亡的生意合伙人的公司。他指出，2006 年 11 月 7 日，在违反国内法的情况下，由内政部而不是由主管法院或司法部，对他发出了国际逮捕令。申诉人提交了各种文件，反驳对他的指控，解释了围绕其案件所料想的阴谋以及指控是怎样捏造的。他还辩称，他的签字是伪造的；他已经于 2006 年 7 月 2 日出国<sup>4</sup>，但是他成为 Global Gamin Expo 总经理的文件是在 2006 年 8 月 16 日签署的。申诉人坚称，一个当地商人 Sergey Lapshin 和叶卡捷琳堡检察长 Iury Zolotov 很可能对这些行动负有责任，因为 Lapshin 先生可能以伪造申诉人的签名而完全获得了他的银行股份。根据俄罗斯法律，潜在的买方需要被介绍给银行，经中央银行同意而购买股份。

5.2 关于陷害申诉人的犯罪阴谋，他称，四位与他有关系的人 Alexander Khaparov、Andrey Shatov、Vladimir Sevastianov 和 Jaly Haliev 均已遇害，而他的生意伙伴 Alexander Varaskin 则已失踪，下落不明。申诉人认为：杀这些人的目的是，让新的所有人 Lapshin 先生与 Zolotov 先生取得死者公司的所有权。

5.3 另外，申诉人指出，他从未担任过 Global Gamin Expo 的总经理，从来没有与客户签过任何关于开设保证金交易账户的协议，因此不能够为两名董事 Felix Alexandrovich Porin 和 Ekaterina Andreevna Demesh 承担的义务负法律责任，因为保证金交易账户的所有资产进账出账都由他们操作。

<sup>4</sup> 这一日期显示在意大利当局盖在他护照的印章上。

5.4 申诉人称，当他定居于圣彼得堡时，在叶卡捷琳堡提起刑事诉讼，违反了《刑事诉讼法》。<sup>5</sup> 尽管向检察长办公室提出了动议，但诉讼没有移案。申诉人的律师无法得到专家报告，违反了《刑事诉讼法》。<sup>6</sup> 2007年2月2日，调查当局根据《刑法》第四部分第159条发出了对申诉人的起诉书，然而没有将这一起诉书通知他，尽管当局知道他的户口所在地和实际居住地。2007年2月27日，地区法院在申诉人缺席的情况下采取了预防拘留措施，未经事先寻找他，也没有逮捕令，而两者都是这一措施所必须的。2006年11月16日，申诉人向副检察长申请对 Global Gamin Expo 的管理层和 Bank24.Ru 的所有人提起刑事诉讼。当局进行了刑事立案，但是调查却没有进行下去。2010年1月13日，在申诉人缺席的情况下，Sverdlovsk 地区法院撤销了先前的决定，认为没有必要延长申诉人的还押拘留。

5.5 据称的欺诈受害人开始对申诉人和 Global Gamin Expo 提起了一些民事诉讼；然而，所有诉讼均判决申诉人胜诉，认定申诉人对指控的侵吞没有责任。申诉人还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0条，任何其他法院应当当然地接受民事法院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并且因此调查活动本应当中止他的刑事案件。

5.6 申诉人于摩洛哥被逮捕后，行政当局开始找他父母的麻烦。2010年7月25日，申诉人的父母延长护照被拒绝，理由是需要根据关于保护国家秘密法开展进一步的调查。申诉人称，鉴于其他案件中有人担心受到迫害而出国，他有充分理由担心父母受到报复。他的父母受到匿名电话的威胁，因此必须搬到其他城市。另外，他的律师受到了生命威胁，因而不得不停止代理他。

5.7 关于他有充分理由担心如被引渡回俄罗斯他会遭受酷刑和不可弥补伤害，申诉人坚称，因为他已经逃脱了两次谋杀企图，并且掌握着可能对俄罗斯知名人士不利的材料，特别是叶卡捷琳堡检察长的材料，所以他面临着遭任意逮捕、酷刑以及无法得到公正和公开审判的极大风险。他还称，有证据支持他关于有组织犯罪团伙与俄罗斯联邦公职人员实施不法和腐败行为及政治动机谋杀的陈述。<sup>7</sup> 另外，有报道说，法官通常受行政部门的恫吓或制约，判处无罪者有罪。申诉人还强调说，他已经被视为有罪、而非无罪，性命将遭到俄罗斯当局和代表当局的人或犯罪团伙的威胁。他进一步指出，由于他向莫斯科检察长投诉腐败和有罪不法问题，因此他的生命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中。<sup>8</sup> 申诉人指出，俄罗斯联邦的拘留条件由于过度拥挤、生活条件差，并且被拘留者的待遇恶劣，因此对生命有威胁。根据联邦惩教局的数字，在90万名被拘留者中，79.5万人患有各种疾病。<sup>9</sup>

<sup>5</sup> 第152条。

<sup>6</sup> 第198条。

<sup>7</sup> 见美国国务院《2009年国别人权报告：俄罗斯》(2010年3月11日)；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 Thomas Hammarberg 2009年9月2日至11日访问俄罗斯联邦的报告(2009年11月24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内政部《原籍国资料，主要文件：俄罗斯》(2007年1月19日)。

<sup>8</sup> 申诉人援引了两个类似的案件，一是世界禁止酷刑组织报道的(“对 Vadim Karastelev 先生的暴力侵犯和司法骚扰”，2010年3月16日)，另一个是美国国务院报道的。

<sup>9</sup> 见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2009年人权问题年度报告》(2010年3月)，第136-141段。

5.8 申诉人说，难民署认为他是一个金融交易商、没有政治色彩并且未参与任何社会团体，因此对他的迫害涉及不到 1951 年《难民地位公约》第一条所列的任何理由。然而他指出，他不具备取得难民地位的资格一事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够依赖于《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3 条的保护。因为迫害不取决于存在着某一特定的理由。尽管难民署拒绝承认申诉人的难民地位，但认定他可能被任意或非法地剥夺生命、任意逮捕或拘留和/或得不到公正和公开审判。

5.9 申诉人援引了委员会的判例，<sup>10</sup> 称，他本人和在最高法院代表他的律师都没有正式收到司法部批准引渡的最后决定。因为缔约国没有提供司法部长指令的副本，所以不清楚是否已经做出了一项正式决定。因此，申诉人称，他未能对一项尚未传达给他的引渡令提起上诉，不能对此负责。申诉人还称：即使他能够正式上诉，但是向最高法院行政庭提起关于滥用职权的上诉，也无法满足第 22 条第 5 款(b)项的有效性要求，不能就违反第 3 条的行径而为他提供任何有效补救措施，因为无法中止引渡令的执行，并因此无法防止他在被遣返后遭受不可弥补的伤害。<sup>11</sup>

5.10 关于俄罗斯联邦的外交保证，申诉人称，根据委员会的判例，这不足以确保申诉人享有第 3 条关于绝对禁止不驱回的规定。<sup>12</sup> 因此，俄罗斯联邦所作的遵守国际人权标准的一般承诺，显然不能够代替实质、一贯和可信的证据；这些证据一方面表明存在着严重、公然和大规模的人权侵权行为，另一方面表明存在着充分理由担心有遭受叶卡捷琳堡地方当局、其他公职人员或代表政府当局的私人施加的酷刑或其他虐待的风险。鉴于俄罗斯联邦感到有必要为引渡请求提供外交保证，这一件事本身就可视为存在酷刑风险的证据。<sup>13</sup>

5.11 关于缔约国指称申诉人在最高法院审理期间未提出酷刑风险问题，申诉人指出这一说法明显不符合事实，因为他的律师极力争辩引渡可能使申诉人面临酷刑或甚至被害的严重风险。然而，最高法院没有考虑申诉人律师的意见，因为《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规定，只有存在着重大理由相信引渡请求完全是因歧视、宗教、国籍或政治信仰而起诉或惩罚某一人，才应当拒绝引渡。因此，申诉人称摩洛哥国内法不完全符合《公约》第 3 条的规定。缔约国的反驳还与其最后陈述相矛盾，即本国当局没有发现证据表明申诉人将可能遭受酷刑。

<sup>10</sup> 见第 233/2003 号来文，*Agiza* 诉瑞典，2005 年 5 月 20 日通过的决定，第 13.6-13.7 段。

<sup>11</sup> 见第 63/1997 号来文，*Arkauz Arana* 诉法国，1999 年 11 月 9 日通过的决定，第 6.1 段；第 99/1997 号来文，*T.P.S.* 诉加拿大，2000 年 5 月 16 日通过的意见，第 10.1 段；也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086/2002 号来文，*Weiss* 诉奥地利，2003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第 8.2 段。

<sup>12</sup> 见 *Agiza* 诉瑞典(前注 10)第 13.4-13.5 段；也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416/2005 号来文，*Alzery* 诉瑞典，2006 年 10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5 段。

<sup>13</sup> 见人权专员 Alvaro Gil-Robles 2004 年 4 月 21 日至 23 日访问瑞典的报告(2004 年 7 月 8 日)，第 17-19 段。



### 缔约国关于案情的意见

6.1 2011年2月18日，缔约国就案情提出意见，指出，在罪犯引渡案件中，国家司法机构的判例是，只对引渡请求做出决定，确定双边和多边条约或国内法中规定的正式和客观条件是否已经得到满足，并且是否存在着双重刑事责任和最低限度的刑罚。它还确定罪行不是政治或军事性的，请求不是出于种族或歧视的理由，并且不使被通缉的人面临危险或酷刑风险。

6.2 缔约国重申，申诉人没有在最高法院提出酷刑问题，因此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它指出，从向最高法院刑事庭提交辩护辞，到提出上诉以审议2010年3月10日批准引渡请求的决定，所有阶段都有辩护律师在场。它指出，《刑事诉讼法》第721条规定，如果摩洛哥当局有充分证据相信，就普通罪行提出的引渡请求的目的是为了以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为观点起诉或惩罚一个人，或者该人的地位可能因为上述任何原因而受到损害，则应拒绝引渡请求。

6.3 它还指出，引渡申诉人的请求附有外交保证，保证他在被缔约国引渡到俄罗斯联邦之后不遭受酷刑或个人尊严受到伤害。它称，这在引渡罪犯方面是一个常规和惯用的措施，特别是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因此绝不能解释为证明了请求国存在着酷刑问题。缔约国还指出，俄罗斯联邦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缔约国，并因此有义务遵守《公约》规定。

### 申诉人的补充意见

7.1 2011年5月9日，申诉人提交了进一步的资料，并请委员会重新要求采取临时措施。申诉人指出，尽管等待引渡的最大拘留限期已满，但他依然被关押在拉巴特附近 Salé 的 Zaki 平民监狱。他请求出狱，但被驳回。在过去几个月中，缔约国在拘留设施中加强了安全措施，极大地限制他打电话，打断了他与律师的联络。

7.2 4月底，司法部一名官员访问了申诉人，让他签署一些阿拉伯文和法文的文件。申诉人读不了文件，拒绝签署。这名官员通知他说，将在5月底引渡。

8. 2011年5月15日，律师说申诉人于2011年5月14日下午6时意外获释出狱后，已经被强迫遣回俄罗斯联邦。律师称，根据媒体报道，申诉人乘晚上11点15分起飞的航班，被引渡回俄罗斯。律师援引委员会的判例而指出，遵守临时性的临时措施，对于保护申诉人免受不可弥补的伤害至关重要，并且缔约国已自愿接受委员会根据第22条享有的权力，已经承诺诚意合作，适用这一程序。<sup>14</sup>

<sup>14</sup> 见第110/1998号来文，*Núñez Chipana* 诉委内瑞拉，1998年11月10日通过的意见，第8段；以及 *T.P.S.* 诉加拿大(前注11)，第15.6段。

###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9.1 2011年6月10日，缔约国提供了进一步的意见，确认说：根据摩洛哥有关当局签署的引渡令，已经于2011年5月14日将申诉人移交给本国当局。

9.2 缔约国说，申诉人自2010年1月17日以来，根据引渡程序被关押在Salé监狱。它称，禁止酷刑委员会未将就来文作出的决定通知缔约国当局，在来文中Kalinichenko先生的律师表示关切他的当事人如果被引渡回俄罗斯联邦可能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在处理来文方面的延误损害了他在刑事案件中的诉讼资格，因为俄罗斯法院发出的通缉和逮捕令是为拘留他而提供根据的唯一文件。另外，由于司法程序已经完成，最高法院驳回了临时释放他的申请。

9.3 缔约国指出，自2011年5月14日以来，它没有申诉人下落或健康状况的任何信息。它指出，俄罗斯当局已经承诺，根据国际法规范确保申诉人在俄罗斯联邦享有辩护权，包括有权获得律师援助，并且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以及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通过的条约及其相关议定书所规定的其他基本自由而享有的不受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权利。当局指出，在初步调查和调查完毕后，或——如果定罪——服满刑期后，将允许他离开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当局也承诺说，允许禁止酷刑委员会到申诉人被关押的监狱探望他，并单独与他私下交谈。摩洛哥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代表将与委员会一起探监，查看他的拘留条件，并确保在本案中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 申诉人的补充意见

10.1 2011年6月23日，申诉人提供了进一步的资料，指出，2011年5月14日大约下午6点30分，通知他已获释；然而当他离开监狱时，在监狱的内院被四名身份不明的便衣男子再次拘留。他被戴上手铐，带到卡萨布兰卡机场。在机场，他见到了俄罗斯领事及其一名陪同。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解释或出示官方文件，申诉人就被送上飞机，飞往俄罗斯联邦。

10.2 申诉人还指出，他被拘留在叶卡捷琳堡一号还押监狱，并且于2011年6月9日被送往精神病诊所。在拒绝更换患者服装并与诊所主任数次会面后，申诉人被送回还押监狱；然而，他继续受到拘押下的威胁。

10.3 申诉人还向委员会提供了一份致俄罗斯调查人员的文件。他在文件中称，除非向他提供摩洛哥司法部和主管当局关于合法引渡他的正式文件，他将拒绝配合任何调查。他称，因此他的拘留具有任意性。

11. 2011年6月30日，申诉人的父母称，申诉人在2011年6月27日被迫安置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精神病院，接受精神病护理。2011年6月28日，他的律师请求探访，但被拒绝，因为调查官不批准。2011年6月30日，尽管调查官批准了探访申诉人，但律师仍然进不去。家人还强调指出，根据《心理卫生法》，任何非自愿入院都需要经法院批准；然而，律师或申诉人的父母都没有收

到法院的决定。申诉人的父母还指出，在还押期间，申诉人被单独监禁，牢房极冷，衣服不够，从不熄灯，并且遭到虐待。

12. 2011年7月29日，申诉人确认了他父母先前提交的关于他被安置在精神病护理下的资料，并说，2011年7月18日，在未获通知的情况下，他就被移送回原来的还押监狱，处于以前陈述过的同样不人道条件之下。他称，在他被移送精神病院25天后，他终于能够会见他的俄罗斯律师了。

### 委员会需审理的问题和审议情况

缔约国没有配合并接受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第114条提出的临时措施请求

13.1 委员会指出，根据《公约》第22条，按照议事规则第114条(原第108条)采取临时措施，对于委员会根据该条款发挥作用至关重要。不遵守这一条款，特别是引渡一名据称受害人这类不可弥补的行动，削弱了《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保护。<sup>15</sup>

13.2 委员会指出，任何根据《公约》第22条作出声明的缔约国都承认禁止酷刑委员会有权受理和审议自称是违反《公约》规定行为受害者的个人的申诉。缔约国通过这一声明，默示地承诺与委员会诚意合作，提供手段，以审议提交给它的申诉，并且在这类审议之后，将意见通知缔约国和申诉人。委员会指出，临时措施请求是2010年8月13日向缔约国发出的，并于2010年10月20日、2011年1月4日和2011年5月11日反复发出。委员会指出，缔约国不尊重这一请求，违反了依《公约》第22条所承担的义务，因为造成委员会无法充分审议关于违反《公约》行为的申诉，并使其无法做出决定，以便在委员会认定《公约》第3条被违反的情况下有效防止引渡申诉人。

###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14.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22条，确定来文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委员会首先确定，根据第22条第5款(a)项，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14.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质疑本来文的可受理性，辩称，申诉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为他没有向最高法院行政庭上诉首相的决定是滥用权力。它还注意到，缔约国辩称，在丹吉尔一审法院皇家检察官或最高法院刑事庭前，申诉人没有提到如果他被引渡回俄罗斯联邦将可能遭受酷刑或不人道的待遇。委员会认为申诉人关于他从来没有正式收到司法部长批准引渡的最后决定的论点关系重大。它还注意到：申诉人辩称，他在最高法院适当地提到了返回俄罗斯联邦将面临酷刑危险，但是这没有反映在法院决定之中。

<sup>15</sup> 见第195/2002号来文，*Brada*诉法国，2005年5月17日通过的决定，第6.1和6.2段。

14.3 委员会援引其判例，即：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原则要求申诉人利用的补救办法与其在将被遣返国的酷刑风险直接相关。<sup>16</sup> 委员会指出，尽管它根据议事规则第 115 条(原第 109 条)第 9 款请缔约国详细说明本案特定情况下据称受害人能够利用的、并符合《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规定的有效补救办法，但缔约国没有回复这一问题。在没有缔约国关于在最高法院行政庭对滥用权力提起上诉与其他国内补救办法是否有效的进一步资料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第 22 条第 5 款(b)项不排除它宣布来文可受理。

14.4 根据上述因素，委员会决定，就本来文提出了《公约》第 3 条有关问题来说，可以受理，并且决定着手审议案情。

#### 对案情的审议

15.1 委员会根据各方提供的所有资料，依照《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审议了来文。

15.2 委员会必须确定，将申诉人强制遣返俄罗斯联邦是否违反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3 条第 1 款承担的义务？也就是说，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某人将处于遭受酷刑的危险，则不得将他驱逐或驱回到另一国。委员会强调说，它必须根据缔约国当局已经或者应当已经在引渡时掌握的资料，对这一问题作出决定。只有评估缔约国在引渡时实际掌握或本应掌握的资料时，后续的事件才有用。

15.3 委员会在评估关于缔约国将申诉人引渡回俄罗斯联邦是否违反其根据《公约》第 3 条承担的义务时，委员会必须考虑到所有的相关因素，包括存在着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一贯现象。然而，这一分析之目的是确定申诉人是否在他将被引渡的国家面临酷刑的个人危险。委员会重申：一国存在着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并不因此构成充分理由来确定某人将在返回该国时面临酷刑危险；必须引证出另外的理由，表明有关个人本身处于危险。同样，没有公然侵犯人权的一贯现象，也不意味着一人在其具体处境下没有遭受酷刑的可能。

15.4 委员会提到其关于执行第 3 条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1996 年)，“在评估酷刑危险时，绝不能仅根据纯粹的理论或怀疑。然而，这一危险不需要证明这种危险极可能发生”，<sup>17</sup> 但必须是针对个人的、并且现实存在着的。在这方面，委员会以往的决定已经确认，酷刑必须是可预见的、真实个人危险。<sup>18</sup> 通过确定对申诉人存在着可预见的、真实个人危险，委员会对于有关他的刑事指控的真实性不表示意见。

<sup>16</sup> 第 170/2000 号来文，*A.R.诉瑞典*，2001 年 11 月 23 日通过的决定，第 7.1 段。

<sup>17</sup>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A/53/44 和 Corr.1)，附件九，第 6 段。

<sup>18</sup> 主要见第 258/2004 号来文，*Dadar 诉加拿大*，2005 年 11 月 23 日通过的决定；第 226/2003 号来文，*T.A.诉瑞典*，2005 年 5 月 6 日通过的决定；以及第 356/2008 号来文，*N.S.诉瑞士*，2010 年 5 月 6 日通过的决定。

15.5 委员会指出，禁止酷刑是一项绝对和不可克减的义务，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酷刑提供辩解。<sup>19</sup>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辩称，根据他三名生意伙伴的死亡或失踪，并且根据难民署驻摩洛哥办事处的评估，他在俄罗斯面临着酷刑、甚至死亡的个人危险。它也注意到，缔约国称，本国当局没有发现证据表明如果申诉人引渡回俄罗斯将面临酷刑，并且引渡请求附有俄罗斯联邦的外交保证，保证他不会遭受酷刑或个人尊严受侵犯。

15.6 委员会必须考虑到俄罗斯联邦的实际人权状况，并且提到，根据关于俄罗斯第四次定期报告(CAT/C/RUS/CO/4, 第 9 段和 12 段)的结论性意见，执法人员——特别是在取证方面——继续实施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并且检察院不够独立，不能对酷刑或虐待的指控及时、公正和有效地立案和开展调查。然而，还必须引证其他理由，表明有关个人将本身处于危险。委员会在本案中注意到，申诉人的三名密切生意伙伴不是死亡就是失踪，其中两名是向俄罗斯当局报告犯罪阴谋事实之后，在俄罗斯联邦当局关押期间出事。委员会也注意到，申诉人自己收到了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死亡威胁之后决定出国。综上所述，委员会认定申诉人充分证明了他一旦返回俄罗斯联邦将面临可预见的、遭受酷刑的真实个人危险。委员会认为，根据本案情况，获得外交保证不足以保护申诉人避免明显的危险，更何况外交保证笼统和不具体、未规定后续机制。因此，缔约国引渡申诉人，违反了《公约》第 3 条。

16.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行事，决定现有事实显示缔约国违反《公约》第 3 条和 22 条的情况。

17. 根据议事规则第 118 条(原第 112 条)第 5 款，委员会敦促缔约国为申诉人提供补救，包括赔偿，并设立有效的后续机制，确保申诉人不遭受酷刑或虐待。委员会注意到，俄罗斯联邦当局承诺根据国际标准，允许委员会到狱中探访申诉人并单独与他私下交谈。委员会欢迎这一承诺，并请缔约国为委员会两名委员访问申诉人提供方便。委员会还希望在 90 天内获悉缔约国已经采取何种措施响应本决定。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

<sup>19</sup> 见禁止酷刑委员会关于缔约国执行第 2 条的第 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44 号(A/63/44)，附件六，第 5 段。